

经典名著岂能如此翻译？

——评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弹性理论》2009年译本

刘寄星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190)

几年前参观国际书展,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展台处遇到该社参展的一位女同志,交谈中她告诉我: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经与俄罗斯的科学出版社签署协议,直接由俄文新版翻译出版朗道、栗夫席兹的名著《理论物理学教程》全套中文版。为此我颇感兴奋,因为朗道、栗夫席兹这套理论物理学巨著的中文版从来没有出齐过¹⁾。何况这套历经41年才最后完成²⁾的被誉为“理论物理学百科全书”的教程,至今仍在由朗道学派的后人不断修改、增补和更新。用中文出版新版全套10卷,显然会惠及学习物理特别是学习理论物理的中国学生。兴奋之余,我也有些担心,出版社如果找不对合适的翻译者,会把这套名著糟蹋了。记得我对这位女同志说了我的担心,特别希望他们能谨慎选择译者,做好校对,并向她提供了徐锡申先生已经译出《物理动力学》一卷的信息。

相信与我有同感的人不在少数,郝柏林同志去年9月在《物理》发表的《朗道百年》在全面介绍并评价这套教程后,说过:“最近高等教育出版社着手组织,从俄文原著全套重新翻译出版,希望这件能促进我国理论物理教育事业的好事能善始善终。”^[1]

从2007年开始,高等教育社相继出版了这套新译本中的5卷,分别为《力学》(2007年4月,李俊峰译)《物理动力学》(2008年1月,徐锡申、徐春华、黄京民译)《统计物理学 II(凝聚态理论)》(2008年7月,王锡绂译)《量子力学(非相对论理论)》(2008年10月,严肃译,喀兴林校)《弹性理论》(2009年3月,曹富新译)。十卷之工已毕其半,按理应当高兴并向出版社表示祝贺,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些失望甚至愤怒。原因出在今年出版的《弹性理论》中译本,这个译本的出版竟然应验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糟蹋名著”的担心。}

今年4月出差时在上海书城首先看到了这个译本,照例翻开读了一下序言,读后令我大惊,栗夫席

兹竟然在该书第四版序言中感谢了一大帮人,其中不乏“女士”,感谢的原因是“他们对本书的计算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2]。我有这本书的俄文第四版,回京后赶快买了一本中译本对照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译者俄文程度太差,中文水平也不高,这个译本是一个明显的滥译本。

1 令人啼笑皆非的序言译文

先从序言的翻译说起。在该书俄文第四版的序言最后一段里,Е. 栗夫席兹写到:“В этой связи я хотел бы с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ю упомянуть Г. Е. Воловика, В. Л. Гинзбурга, В. Л. Индибома, Е. И. Каца, Ю. А. Косевича, В. В. Лебедева и В. П. Минеева, сделавших ряд полезных замечаний, учтенных в работе над книгой.”直译过来,这段话应当是:“为此我想以感激的心情提到 Г. Е. 沃罗维克, В. Л. 金兹堡, В. Л. 因杰玻姆, Е. И. 卡茨, Ю. А. 科谢维奇, В. В. 列别杰夫和 В. П. 米涅也夫,作者准备书稿时考虑了他们一系列有益的建议。”然而文献[2]的译者却把这段话译成了“说到这里,我由衷的感谢 Г. Е. 沃劳维卡(Воловика), В. Л. 根兹布拉伽(Гинзбурга), В. Л. 依捷包马(Индибома), Е. И. 卡兹(Кац), Ю. А. 考协尼洽(Косенича), В.

1) 就我所知,这套书的中译本一共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过6卷,分别是《力学》(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四年级中国留学生译)《场论》(任朗、袁炳南译)《量子力学——非相对论理论》(严肃译)《统计物理学》(杨锡铠等译)《连续介质力学》(彭旭麟译)《连续介质电动力学》(周奇译)。这6卷书相当于现在的7卷,因为作者后来把《连续介质力学》一分为二成新版本的《流体力学》和《弹性理论》两卷。仿佛记得《量子电动力学》、《流体力学》1980年代后也出过中译本,但记不得出版社和译者了。

2) 这套教程最早出版的一卷是英国牛津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统计物理学》英文版(D. Shoenberg译),最后完成的一卷是1979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物理动力学》,中间历经41年。

В. 列别捷娃(Лебедева)和 В. П. 米尼叶娃(В. П. Миниева),他们对于本书的计算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除去把 5、7 两位被感谢者姓拼错之外,这里译者因缺乏俄语语法知识,造成译文的大错。第一个错误,译者竟然不知道俄文阳性有生命名词的第四格词尾有变化,在译文中,除了 Кац 以外,在所有被感谢者的姓后面都继续保留第四格的词尾“а”,于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金兹堡变成了谁也不知道的“根兹布拉伽”,最后的两位被感谢人更被译者作了“变性手术”,由男变女,实在骇人听闻。译者的第二个错误是他竟然不懂俄文被动形动词的用法,于是把“作者准备书稿时考虑了他们一系列有益的建议”译成“他们对于本书的计算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弹性理论》是理论物理教程 10 卷中次薄的书(最薄的是《力学》),俄文原版不过区区 246 页,里面也没有多少复杂的计算,素来以数学计算纯熟著称的朗道学派代表人物栗夫席兹,竟然要感谢这么多人对这本书里的“计算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意见”,实在是匪夷所思。原来是译者对原文中“учтенных”(被考虑了的)一词的含义和它在句子里的语法关系完全没有搞懂,因此译错。

就是在这篇短短不到 20 行的俄文序言翻译中,译者还犯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大错。曹译本第四版序言第三段最后两行的译文为:“因此,以后在本教程的编排中,无论是讲述流体力学还是固体弹性理论,都将适当地介绍连续介质力学。”流体力学和弹性理论本身就是连续介质力学的两个部分,讲述它们时又如何“适当地介绍连续介质力学”呢?看一看栗夫席兹的原文,写的是:“Поэтому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ым расположить её изложение в данном курсе после изложения как гидродинамики так и теории упругости твердых тел.”

原来,栗夫席兹这里讲的是第四版新加的一章“液晶力学”在书中的位置如何安排的问题。这段话直译过来,应当是:“因此,把这一章的叙述安排在本教程讲述完流体力学和固体弹性理论之后,看来是合理的”。这里栗夫席兹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连续介质力学”,也没有说到“本教程今后的编排”,更没有提到“都将适当地介绍连续介质力学”,不知道译者为何要杜撰这几句严重误导读者的话?想来,首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译者的俄文水平不高。但无论水平如何不高,总不能杜撰作者根本没有说过的话。

2 误译连篇的正文译文

序言译成这样,正文翻译又会如何呢?本人耐着性子翻看了十几节,实在不愿意再读下去。因为正文中依然是误译连篇,杜撰多有。译者不仅俄文不好,中文表达力也差,译文读来生涩、难懂。为证明这个评价,举 10 个典型的例子。为行文方便,下面一律将这篇书评评论的文献 2]简称为“曹译本”。为了证明译文的错误,有时不得不引用俄文原文。考虑到读者大多不懂俄文而懂英文,在引文后以([3]**/**/**/**)标注相应引文在该书英文第三版(文献 3]中的页码、段、起始行和终止行,以利读者理解原文含义。

(1) 曹译本第 5 页第一段的译文:“这里必须作如下的说明:如果在物体形变时伴随着宏大的电场出现,则前面的论断就不正确了。”用“宏大”形容电场,闻所未闻。一查原文,原来与“宏大”对应的俄文字是“макроскопических”(宏观的),译者把“宏观电场”译成“宏大的电场”了。

(2) 曹译本第 8 页第二段译文:“如果张量 σ_{ik} 的反称部分(即式(2.3)中体积分内的被积函数表达式)不仅等于零,而且,它还是一个全散度,亦即,如果……,则提供的物理条件(把张量 M_{ik} 表示为只是个沿表面的积分)将被满足。”这样一句逻辑不通的话,不知道何人能够读懂。某个量“不仅为零”,而且“还是一个全散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翻看原文,人家说的是:“所设物理条件(张量 M_{ik} 仅表示为面积分)不仅当张量 σ_{ik} 的反称部分(即式(2.3)中体积分内的被积函数表达式)等于零时能满足,而且当张量 σ_{ik} 的反称部分能表示为某一完全散度时,亦即……,也能满足。”([3]7/2/2/7)一句很清楚的话,被译得完全不知所云。

(3) 曹译本 127 页第一段图 22 中,译者加了另外一幅图,与原有的图并列。为此还特别加了一个译者注,说“在俄文原版中,图 22 只有图(a),图(b)是为了便于阅读由译者加的。图(a)可以看作是晶体的晶格结构图,图(b)是发生了位错的晶格结构图。”我手头就有《弹性理论》第三、四两个版的俄文书,在这两本书里相应图都是译者所说的图(b),即刃型位错图,说原著中只有“可以看作是晶体的晶格结构图”的图(a),显然是滑稽的。原书作者画图解释位错,却画了一幅“晶体的晶格结构图”,岂非笑话。

(4) 曹译本 170 页第一段第三行起, 译文为: “对 dr 的积分是发散的, 在实际问题中, 将它在某长度 R (样品尺寸的数量级) 以上和在距离 a (分子尺度的数量级) 以下部分截去, 这里宏观理论不再适用。”宏观理论究竟在哪里“不再适用”? 是在 R 以上还是在 a 以下, 或者是对二者都不适用? 译文给出一笔糊涂帐。

从原文将这段话直译过来, 是: “对 dr 的积分是对数发散的。在实际问题中要作截断处理, 向上将积分在样品尺寸量级的长度 R 处截断, 向下将积分在宏观理论不再适用的分子尺度量级的距离 a 处截断。”这样一段逻辑性很强的文字, 曹译本竟然译出歧义, 可见译者的文字水平。

(5) 曹译本第 198 页第三、第四段相当鲜明地体现了译者的译文风格, 这里全文抄录如下:

“至此, 对于所论述的内容应作如下很重要的说明。沿着物体体积存在具有非恒定密度函数的结构, 设想由于热涨落在物体小区域内引起的位移是足够小的。但是, 对于具有 $\rho = \rho(z)$ 的结构, 在物体尺寸增大时这些涨落的位移将无限的增长(参见第五卷, 第 137 节)。换句话说, 这就意味着在自身尺寸无限的介质内不可能存在一维的周期结构。但是, 实际上, 由于物体尺寸增大时涨落增长的缓慢性(按对数)这一说法的意义只是个极端的假定。估计(利用已知近晶相型材料参数值)显示, 实际上可能导致一维周期结构破坏的只是不能实现的极大尺寸。因此, 在任何提出的实际问题中, $\rho(z)$ 的结构是能实现的。”

“同时, 我们着重指出, 由破坏 $\rho(z)$ 结构的涨落(亦即变为 $\rho = const.$) 决不能使介质变为普通的流体。其根本上的区别在于在空间不同点上密度涨落的相关函数的性质: $\delta\rho(\vec{r}_1)\delta\rho(\vec{r}_2)$ 。在普通流体中, 这个函数是各向同性的, 并且, 当 $r = |\vec{r}_2 - \vec{r}_1| \rightarrow \infty$ 时, 按照指数规律减小(参见第五卷, 116 节)。而在有 $\rho = \rho(z)$ 的体系中, 相关函数仍然(当体系的尺寸增加时)是各向异性的, 并且, 当 $r \rightarrow \infty$ 时, 只是缓慢的按照幂函数规律减小, 而且比温度下降的还慢(见第五卷, 138 节)。”

很难相信哪位读者能读懂并理解译者的这两段译文。两段文字中画线部分的译文完全错误³⁾, 或逻辑混乱, 或因果倒置。这样的译文, 恐怕译者本人也读不懂吧!

(6) 类似于以上逻辑混乱、令人莫名其妙的错

译, 曹译本中比比皆是。再看一下曹译本第 167 页第一段第 6 行起头的一段话: “由于这个原因, 向列相的等温和绝热模型彼此是相符的(这恰似各向同性固体剪切模量所出现的那样, 见第 6 节)。这些讨论也可以按某些另外的方式简短地表述: 在没有线性项时, 弹性能(36.1)的平方项是对未形变物体热力学量的第一次“小修正”, 由于是“小增量理论”(参见第五卷, 第 15 节), 当表达式用相应的热力学变量(温度或熵)表示的时候, 它对自由能和内能是一样的。”译文中出现了几个谁也不懂的“新术语”: 什么是向列相液晶的“等温模型”和“绝热模型”? 什么是“小增量理论”? 按照译者的提示, 笔者仔细查阅了《弹性理论》的第 6 节和教程第五卷《统计物理 I》的第 15 节。查阅的结果是所提章节既没有“等温模型”又没有“绝热模型”, 更没有“小增量理论”。根据原文⁴⁾, 这段文字的直译应是: “由于这个原因, 向列相的等

3) 笔者试着将这两段按原文译出, 请读者与曹译文比较:

“沿着物体体积纵向存在非恒定密度函数结构的前提条件是, 热涨落在物体小区域内引起的位移足够小。然而对于具有 $\rho = \rho(z)$ 的结构, 这些涨落位移将随物体尺寸的增大而无限增长(见第五卷 137 节)。严格地说, 这意味着在无限介质内不可能存在一维周期结构。但实际上, 因为物体尺寸变大时涨落增长得缓慢(以指数方式), 这一论断的含义是有条件的。利用已知近晶相材料参数值所作的估计表明, 只在实际上不能实现的极大尺寸下, 才可能导致一维周期结构的破坏。因此在任何实际问题中, $\rho(z)$ 的结构都是能实现的。”([3]173/3/1/11)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 即使当介质的 $\rho(z)$ 结构受到涨落破坏变为 $\rho = const.$ 时, 介质也决不会变为普通的流体。液晶介质与普通流体的根本区别体现在空间不同点上密度涨落的相关函数 $\delta\rho(\vec{r}_1)\delta\rho(\vec{r}_2)$ 的性质上。在普通流体中, 这个函数是各向同性的, 且当 $r = |\vec{r}_2 - \vec{r}_1| \rightarrow \infty$ 时按照指数规律衰减(参见第五卷 116 节)。而在具有 $\rho = \rho(z)$ 结构的体系中, 当体系尺寸增大时, 相关函数仍然是各向异性的, 当 $r \rightarrow \infty$ 时, 则缓慢地按幂函数规律衰减, 而且温度越低, 衰减得越慢(见第五卷 138 节)。”([3]173/4/1/8)

4) 这段话的原文为: “По этой причине изотермические и адиабатические модули нематика совпадают друг с друга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как это имеет место для модуля сдвига изотропного твердого тела - § 6.) Эти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мож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и несколько иначе: в отсутствие линейного члена квадратическая упругая энергия (36.1)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вой «малой поправкой» к термодинамическим величинам недеформированного тела, в силу «теоремы о малых добавках» (см. V, § 15), будучи выражена через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термо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переменные (температуру или энтропию), она одинакова для свободной энергии и для внутренней энергии.”([3]147/3/9/16)

温模量和绝热模量彼此完全相等(类似各向同性固体中的剪切模量情况,见第6节).这些论断也可稍为不同地表述为:在没有线性项时,以平方项和表示的弹性能(36.1)是对未形变物体热力学量的首要“小修正”根据“小增量定理”(见第五卷第15节),用相应的热力学变量(温度或熵)表示时,它对自由能和内能都是一样的.“原来,这些莫名其妙的“术语”都是译者错误理解原文后杜撰的.

(7) 曹译本第174页第二段的译文是:“这里所研究的平衡方程的轴对称无奇异性解场 $\vec{n}(\vec{r})$,也可以从 $n=1$ 并连续(即没有任何的间断发生)形变的向错场 $\vec{n}(\vec{r})$ 得到,亦即在连续形变中 \vec{n} 从 $z=const.$ 的平面逐渐离开而得到.这种奇异性是非常普遍情况的表现,将在下一章阐明.”这又是一段“天书”,既然研究的是“无奇异性解”,如何又出来了“这种奇异性”?参看俄文版原文,这段话的译文应当是:“这里所研究的平衡方程的非奇异轴对称解表示的场 $\vec{n}(\vec{r})$,可以用连续(即无任何的间断发生的)变形将向量 \vec{n} 逐渐从 $z=const.$ 的平面移开的办法,从 $n=1$ 的向错场 $\vec{n}(\vec{r})$ 得到.这是我们将要在下一节中讨论的非常一般情况的一个实例.”([3]154/2/1/4)与“奇异性”毫无关系的俄文原文“Эт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这种情况),竟然被曹译本译者译成了“这种奇异性”.不知是何原因?

(8) 曹译本第177页第三段的译文是:“因而,弗兰克指标不是拓扑不变量,只有在弗兰克指标为整数或半整数时才是不变量.”奇怪得很,就在这段译文之前的第三、第四两段译文里,刚刚重新定义了在本书第37节定义过的“弗兰克指标”,那里明明白白地写着:“弗兰克指标或是整数,或是半整数.于是这一句译文的前半句就跟后半句“打架”,前半句说“弗兰克指标不是拓扑不变量”,后半句马上说“弗兰克指标”才是拓扑不变量”.出现这种怪事的原因又是译者的错译.根据俄文原文⁵⁾,应当译成这样两句话:“因此,弗兰克指标不是拓扑不变量.拓扑不变的是(弗兰克指标的)整数性和半整数性这个事实.”本段译文所在的第39节“向错的拓朴性质”,在笔者看来,是《弹性理论》一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一节,刚才讨论的那两句话是本节的点睛之语.可偏偏是这两句话被译得令人不知所云.

(9) 习题和习题解是朗道、栗夫席兹教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习题取自重要的科学论文.曹译

本中习题译得如何呢?请看几个例子:

① 曹译本174页习题1.2的问题部分的译文分别是:

“习题1.试求在圆柱形容器中的向列相介质,其平衡方程在轴上没有奇异性的轴对称解,边界条件符合图27(b).”

“习题2.试探讨具有指标 $n=1$ 的向错,在形为 $\delta\vec{n}(\varphi)$ 较小扰动下的稳定性(阿尼西莫夫,加洛辛斯基,1972).”

根据译文,上面这两道题究竟要让读者“试求”或“试探讨”什么?

② 曹译本175页习题2解答部分最后一段前两行的译文为:“本习题和习题1得到结论:在具有 $n=1$ 的向错中,形变自由能超过无奇异轴对称解的能量,这就表示这些向错在较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亚稳定状态.”

这道题根本没有计算过形变自由能,何来“形变自由能超过无奇异轴对称解的能量”的“结论”?与什么相比是“较好情况”?查原文⁶⁾,译者在这段译文中把俄文“в тексте”(在正文中)译成“在本题中”,把“в лучшем случае”(最好情况下)译成“较好情况下”,又犯了低级错误.

③ 曹译本201页习题解倒数6—7行的译文中有“将全部被积分因子 \sin^2 和 \cos^2 用其 $1/2$ 的中间值代替”这样半句话.何谓“ \sin^2 和 \cos^2 ”的“中间值”?为何它们的“中间值”是 $1/2$?显然,译者是把俄文“средние значения”(平均值)想当然地当成了“中间值”,又闹笑话.

(10) 朗道、栗夫席兹理论物理教程的另一特点,是除正文、习题之外,常用脚注或解释正文,或简洁地点出一些值得读者注意的问题.曹译本在脚注译文中也接连出错.也举三例:

① 曹译本178页脚注3的译文是:“部分地,我们可参见以下作者的论述:D. Foster, T. C. Lubensky, P. C. Martin, J. Swift和P. S. Pershan, 1971”

5) 俄文原文为:“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ндекс Франка не является т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м инвариантом. Топологически инвариантен лишь факт его цело- или полуцелочисленности.”([3]157/4/1/2)

6) 原文为:“Полученное в тексте и в задаче 1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что свободная энергия деформации в дисклинациях с $n=1$ превышает энергию несингулярного осесимметричного решения означает лишь, что эти дисклинации могли бы быть в лучшем случае метастабильными.”([3]155/6/1/3)

“参见”人家的文献,为什么要“部分地”?原来译者又在篡改俄文原文,原文说的是“我们此处部分采纳了以下作者的论述。”

② 曹译本 201 页脚注 1 的译文是：“该非稳定性分析,见第 21 节的直杆压缩的非稳定性分析。”又是一个语法不通、莫名其妙的句子。查原文⁷⁾,说的是：“这个不稳定性与第 21 节中研究过的压缩直杆的不稳定性相似。”曹译本译文大错特错,离原文的意思何止万里?

③ 曹译本 201 页脚注 2 译文：“ k_c 只是确定在 xy 平面内扰动波矢量”的绝对值,但是,发生的形变不是完全对称的。最后的确定要求超出平衡方程符合线性(按 δu)近似的限制(这里的情况,类似于在流体平面平行层的非稳定对流中所发生的那样,参见第 6 卷,第 57 节)。详见 Delriu J. M.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1974, 5 (60) :1081. ”

这么长的一个脚注,作者还很例外地给出文献详细坐标,准确到页。但笔者就是弄不明白这里的译文在说什么。查看原文,又是译文害人。俄文原文的意思是：“ k_{kp} 只确定在 xy 平面内扰动波矢”的绝对值,而不确定所发生形变的全部对称性。确定后者要求突破导出线性(对 δu 而言)平衡方程所取近似的限制(这里的情况与平行平面层液体的对流不稳定性情况相似。见第六卷第 57 节),参见 Delriu J. M. Journ. Chem. Phys., 60 (1974) 1081. ”([3]177 页脚注 2)

曹译本中错误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⁸⁾,但通过以上 10 例应当足以说明,曹译本滥译理论物理教程第七卷《弹性理论》到了何等程度。

其实,47 年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彭旭麟翻译的朗道、栗夫席兹《连续介质力学》中文版第三册⁴⁾,已经包含了现在这本《弹性理论》中三分之二的內容⁹⁾。将彭旭麟先生的译本与曹译本相关部分对照比较,不难看出彭译本在对原文的掌握和中文的遣词用字方面均远较新版本译者为高,且彭先生处理译文的严肃认真态度,与新版译者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彭译本也有不足之处)。比照两个译本的文字看出,曹译本对这几章的翻译参考了彭译本,故而使得他在这几章的译文中,凡是基本按彭译本处理的译文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原则错误。以上所举的 10 个典型错译实例中 9 个都出现在旧版没有的内容中。其中第一个例子则是新版译者自作聪明,非要把彭译本正确译文¹⁰⁾改动而出的笑话。可以说,曹译本凡不按彭译本处理译文的地方,往往都有毛病。

例如曹译本第 76 页 17 节第一行：“杆弯曲时,一些地方受到拉伸,一些地方受到压缩。在杆凸出的一侧纤维拉长了,而在内凹的一侧纤维缩短了。”弹性理论中讨论的“杆”是经过抽象的弹性杆,而非具体的木棍、钢棍,因此这里没有什么“纤维”,原文对应处用的是抽象的“линия”(线)而非实在的“纤维”。新版译者非要把彭译本译文¹¹⁾中正确使用的“线条”一词改成“纤维”,又犯了错误。

3 自相矛盾的“约定”和“脚注”

曹译本除前述大量错译之外,另一个问题是“言而无信”,自相矛盾。这里有两个典型事例。

第一例:曹译本第 9 页倒数第二段说：“我们约定,今后所有这样的热力学量,如熵 S ,内能 ε 等,都是指对于物体单位体积(而不像流体力学那样是对于单位质量)的,并用相应大写字母表示。”可就在发表“声明”的这段话里,单位体积内能的符号用的仍然是小写字母“ ε ”而非大写字母“ ε ”,而且从始至终,曹译本一直不遵守这个“约定”,与俄文原版和彭译本背道而驰。

第二例:曹译本 210 页索引的脚注中声明：“这个索引不重复目录,而是其补充。索引包括目录中未直接反映出来的术语和概念。”其实,这个脚注在朗道、栗夫席兹教程的原版各卷索引中都出现,反映了这套书的作者追求简洁的风格。然而,译者一方面通过译出脚注发出这个“声明”,但马上就把原来俄文版索引中仅有的 90 个词条扩展到 177 个,把目录中

7) 原文为：“Эта не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аналогична рассмотренной в § 21 не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сжимаемого прямого стержня.”([3] 177 页脚注 1)

8) 在笔者读过的十几节中,前后发现错误 100 多处。其中译者将原文中公式(2.14) $\chi_{ikl} = \varphi_{kli} + \varphi_{ilk} - \varphi_{ikl}$ 写成 $\chi_{ikl} = \chi_{kli} + \chi_{ilk} - \chi_{ikl}$, 错误尤为严重。

9) 曹译本根据的是俄罗斯《Наука》出版集团所属 ФИЗМАТЛИТ 出版社出版的《Теория упругости》2004 年第 5 版,是 1987 年苏联《Наука》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第四版的重印版。新版共含 6 章 47 节。文献[4]译自 1953 年苏联 Гостехиздат 出版的《Механика сплошных сред》第二版一书的第二部分“Теория упругости”,共含 4 章 31 节,与新版的第 1—3 章和第 5 章对应。

10) 彭译本(文献[4])中的相应译文为：“这里必须提出如下说明,若物体形变时其中有宏观电场发生(具有热电性和压电性的物体),则上述论断就不正确了。”他的译文显然是忠于原文的。(此段译文见文献[4]第 682 页)。

11) 彭译本中的译文为：“在弯曲的杆件内,某些地方被拉伸,而另一些地方被压缩。在弯曲杆件凸起的一侧,线条给拉长了,而向内凹的一侧则发生收缩。”(译文见文献[4]第 68 页)。

的词条大量收入索引,公开违反脚注中的声明,自相矛盾¹²⁾。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至少表明译者在翻译工作中态度极不严肃。

4 齐心协力,译好名著

一本名著,翻译成这样,令人痛心。译者翻译水平之低下,译文错误之低级可笑和数量之多,实属罕见。高等教育出版社在这套教程新版每一本的封底上都盛赞本教程为“享誉世界的理论物理巨著”、“现已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学术著作”、“是学习理论物理学的必备参考书”,表明出版者是知道这套书的价值。同样,他们在曹译本的封底上又印着:“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参考。”可见出版者明白自己的服务对象是谁。

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出版像曹译本这样的译本,究竟是有益于这套“享誉世界的理论物理巨著”、“举世公认的经典学术著作”、“学习理论物理学的必备参考书”在汉语世界传播,还是糟蹋了这套教程在汉语世界的声誉呢?这样错误百出的译本又如何能“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教学参考书”、“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参考”呢?

高等教育出版社是我十分尊重的出版社之一,他们出版态度严肃,历来重视编辑质量。笔者实在不明白,与出版社有联系的教授学者如此之多,出版社为何非要选这样一位不够资格的译者呢?曹译本既然有如此之多的明显的低级错误,它又是如何通过编辑、校对的各道关口的?另外,我也奇怪,出版这样的名著,出版社竟然不聘请相关专家审阅译稿。如果能聘请一位同行专家,就不会让这样质量低下的滥译本出版了吗?

至于这个曹译本如何处理,笔者的建议是,趁这本书刚刚印出不到3个月,销售出去的量还少,社会危害有限,赶快从书店的新书架上收回,另找够水平的译者重译,以保证这套名著的翻译质量。

平心而论,除此外评论的第七卷有严重错误外,高教出版社已出版的这套名著中的其他四卷,译文质量都还是相当不错的。笔者对出版社策划翻译、出版这套俄文原版超过5500页巨著¹³⁾的胆略和眼界仍然十分钦佩,对新一代的编辑人员为出版此书付出的劳动也深表感谢。

出现出版者和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曹译本这样的事,除上面提到的原因外,与目前我国俄文科技翻译力量极度匮乏的特殊环境有关。既精通俄文又在

物理上有专长的老一代译者逐渐老去,新一代够资格的译者人数有限,确实给这套书的编辑策划者在物色合格译者上带来很大困难。相信曹译本的质量如此糟糕,也出乎编者们的预料。即便如此,在笔者看来,本教程尚未出版的五卷书和待修改重译的第七卷,完全有条件出好。原因是这几本书多数有较好的老译本基础¹⁴⁾,新版本本身改动量有限¹⁵⁾。同时,受到作者认可的全套英译本亦可供译者参考。在老译本的基础上把这几卷译出,并进一步改善译文质量,并非做不到的难事。做到这点的关键,是物色好合格的译者和选好合适的审校人。而做好这两件事,需要我国理论物理学界同仁与出版社同志齐心协力。

说到底,朗道、栗夫席兹理论物理学教程中译本能否出好,关系到我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声誉,协助出版社出好这套书,是我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应尽的责任。但愿关心和支持这套书出版的理论物理学同人,特别是有较高俄语水平的理论物理学同事,以各种方式为出好这套世界名著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郝柏林. 物理, 2008, 37, 666
- [2] 朗道、栗夫席兹著,曹富新译. 理论物理教程第七卷:弹性理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3] Landau & Lifshitz. Course of Theoretical Physics (Vol. 7): Theory of Elasticity (3rd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B. Sykes and W. H. Reid.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6
- [4] 朗道、栗夫席兹著,彭旭麟译. 连续介质力学(第三册). 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2

12) 在如何编制索引上,笔者并不主张一定要遵循原书的做法。其实本教程英译本的许多卷都自编索引,并相应地略去了原书索引处的这个注解。曹译本又要自编索引,又要保持脚注,实在是自相矛盾。

13) 最新版各卷页码分别为:卷一(2004年)224页;卷二(2006年)536页;卷三(2004年)808页;卷四(2006年)720页;卷五(2002年)616页;卷六(2006年)736页;卷七(2003年)246页;卷八(2005年)656页;卷九(2004年)496页;卷十(2003年)536页。共计5574页。

14) 除笔者不熟悉第四卷《量子电动力学》中译本外,《场论》、《统计物理学I》、《流体力学》、《连续介质电动力学》的老译本其实质量都不错。据庆承瑞先生介绍,《连续介质电动力学》的译者周奇先生本人就曾在莫斯科大学听过朗道的讲课,故其译本应有足够的可信度。

15) 新版中变动最大的是《场论》,2006年俄文第8版比1962年的俄文第4版增加了3章11节近100页的篇幅;《统计物理I》2002年俄文第5版比1965年俄文第2版增加11节近60页;《流体力学》2006年俄文第5版比1953年俄文第2版增加11节约100页;《连续介质电动力学》2005年俄文第4版比1957年俄文第1版增加1章26节约120页的篇幅。